

铁匠的儿子

铁匠的儿子

何 芷

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插 图：洪白云、李 萍

铁匠的儿子

何 芷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梅县印刷厂印刷

1975年2月第1版 1975年5月第2次印刷

印数 100,001—300,000 册

统一书号 10111·996 定价 0.35 元

内 容 简 介

这部中篇小说，以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艰苦岁月为背景，描写铁匠的儿子阿刚在党的培养、教育下，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逐渐成长为一位勇敢机智的游击队员的故事。

解放前夕，恶霸地主“独角龙”仗势残酷迫害桂花镇人民。他强行抓走阿刚的哥哥去当炮灰；逼死阿刚的好朋友水生的爹妈；又把阿刚爸爸害死。阿刚面对这一系列血淋淋的阶级斗争，毫不畏惧，在我党的地下工作者石山舅舅的教育下，与“独角龙”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。最后他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游击队，在攻打桂花镇的战斗中，用爸爸遗下的那把“锁匙”打开了地主家地窖的保险门，炸死了躲藏在地窖里的独角龙，为桂花镇的人民报仇雪恨。

作品着重塑造了阿刚机智、倔强，不避艰险，不畏强暴的动人形象。故事情节生动，文笔流畅，对青少年读者有一定的教育意义。

目 录

一	铁匠的家.....	1
二	他手里也有“铁”.....	6
三	小伙伴.....	10
四	石山舅舅.....	16
五	两条金鲫鱼.....	23
六	他上钩了.....	30
七	掉脑袋也得干.....	38
八	初立功.....	49
九	补锅头和新任务.....	60
十	金锁匙.....	67
十一	飞来横祸.....	79
十二	妈妈的心.....	89
十三	新的里程.....	101
十四	比武.....	108
十五	噩耗传来.....	115
十六	关门杀狗.....	124

一 铁匠的家

翠屏山是广东境内一座很大很大的山，山上有个万丈飞潭，翠屏山上的千沟万壑都汇流到那儿，一直向山下奔流倾泻。到了桂花镇一带，因为地势比较平缓，就成为若干股支流，分别流到大江里去。桂花镇就是沿着其中一条小河涌建筑起来的。这个镇子一头是用青麻石砌成的门楼，一头是空旷地，中间一条长长的石板路。石板路的一边，高低不一，鳞次栉比地建起了二十多家店铺，镇子中间还有一间高大宽敞的“陈氏大宗祠”，那是当地大恶霸陈景龙胡作非为的地方。陈景龙是国民党的二十四乡民团联防大队长。因为他的前额上长着个大肿瘤，好象一只角，所以大家叫他做“独角龙”。这家伙一向侵吞公尝，鱼肉乡里，横行霸道，无恶不作。

桂花镇尽头的那块空旷地是一个赶集的地方，每逢三、六、九圩期，都摆满各式各样的摊档。靠河那一边，在一株老榕树下面，搭着一间有点歪歪斜斜的打铁铺，不管酷暑严冬，刮风下雨，一天到晚都听得见里面响起丁丁当当的声音，这就是铁匠的家。

铁匠家里一共三口人：铁匠老俩口和他们的小儿子。小

儿子叫阿刚，那一年才十三岁，但骨架子很大，足有别人十五、六岁那么高。因为从小劳动，练就一身好力气，两道浓黑的剑眉下面，闪烁着一双稚气盈盈而又神采飞扬的眼睛，一看就知道是一个非常机灵的小孩子。阿刚爸爸是个外乡人，二十多年前由外地流落到这儿来的。他有一门好手艺，不光懂得锻打犁耙锄头，而且还懂得修理钟表、“鬼锁”。什么叫做“鬼锁”呢？就是从外国进口的锁头。因为那个时候，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面，政治腐败不堪，工业十分落后，连一口铁钉、一盒火柴都要从外国进口。那些结构比较复杂一点的锁头，就更不用说了。那时候，凡是从外国进口的东西都叫做洋货。一些比较机巧新奇的东西，人们又常爱给安上一个“鬼”字，比方手枪叫做“鬼枪”，锁头叫“鬼锁”。那时候，不管多么复杂的锁头，到了阿刚爸爸手里，经过他一摆弄，坏了的帮你修好，丢了锁匙的保证给你打开。所以大家都说他有一把“金锁匙”，说是神仙传授给他的，是无价之宝，说得可神啦！其实哪有这回事呢。

阿刚爸爸不光手艺好，人缘也很好。他经常下乡去帮农民修理农具；有些贫苦农民欠他三两角钱，他也从不计较。后来他跟一个贫苦人家的女儿结了婚。妻子是个山里人，长得高大壮实，两条粗大的胳膊，一般的男子汉也比不过她。没多久，她就成了丈夫的好助手。一个把钳，一个掌锤，一天到晚丁丁当当地锤打。他们俩配合得很好，丈夫的手锤点到哪里，妻子的大锤就锤到哪里；手锤轻点，大锤就轻点；手锤重点，大锤就重点；手锤快点，大锤就快点；手锤慢点，大锤就慢点。听起来轻重疾徐，抑扬顿挫，简直是一首非常

和谐、美妙的钢铁敲击乐。

阿刚本来还有一个哥哥，可是前两年给国民党反动派抓壮丁抓走了。那时候，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各个战场上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得丢盔弃甲，整师整军的被吃掉，他们就只好到处拉壮丁去补充兵源。阿刚的哥哥那年还不满十八岁，就给他们以“两丁抽一”为名，不分青红皂白地抓走了。本来，他们早一年就要来抓人，阿刚爸爸坚决不答应。可是，胳膊拗不过大腿，有什么办法呢？后来由大地主独角龙的狗腿子金牙七出面，做好做歹，用三分的高利，要阿刚爸爸向独角龙借了六十块银圆^{*}，缴纳了“壮丁费”了事。万万想不到，第二年，他们“翻转猪肚就是屎”，又来抓人了。

那一天，当金牙七带着伪民团局两个拿着枪的团丁，气势汹汹地来捉阿刚的哥哥的时候，阿刚爸爸气得两只眼睛象要冒出火来似的，“霍”地拿起那把大铁锤。阿刚心想，爸爸这回真要跟金牙七他们拚啦，也随手抓起一把小镢头，正要冲上前去，可是给爸爸看见了。爸爸马上扔掉自己手上的大锤，走过来，一把攥住阿刚的镢头，用身子挡住他。阿刚真不明白，爸爸为什么一下子改变了主意？凭他那一身好力气，就不相信拚不过金牙七那几个鸦片烟鬼。阿刚还来不及再想，妈妈已经一个箭步冲上前去，紧紧地拉着哥哥的手，想把哥哥抢回来。哥哥也拚命挣扎着。团丁们生怕给他跑掉了，一面大声吆喝着，叫骂着，一面举起枪托乱打。阿刚看见，急啦，他埋怨爸爸胆小怕事，但又挣脱不了爸爸那只象老虎钳一样的大手，急得满头大汗，只好大声喊着：“妈妈！

^{*} 银圆是解放前国民党统治区使用的一种银币。

妈妈！”妈妈早有准备，她闪身躲过一个团丁打来的枪托，顺势一掌把那团丁推出几尺远。周围的群众都给妈妈喝采。阿刚也非常佩服妈妈的胆量和气力。金牙七看见势头不对，就拔出驳壳枪来对准妈妈，气势汹汹地吆喝道：“不准动！你想造反啦？我毙了你！”

爸爸看见，立即放开阿刚，走上前去，满腔怒火地叫骂着：“金牙七，告诉你，可不要欺人太甚，作威作福！”妈妈更没有给金牙七那支驳壳枪吓倒，她不光没有后退一步，反而拨开阿刚爸爸，迎上前去，一只手叉着腰，一只手拍着胸脯，狠狠地骂着：

“金牙七，有种的就往这里开枪吧！你们这班瘟神，恃着那条‘生锈铁’，就任意欺负人。有种的，扔掉它，拳头对拳头来较量一下吧！”说着，捋起衫袖，露出那双长年累月给熊熊的炉火烤得黑黝黝的粗壮的手肘，喝令着：“来吧！”

周围的乡亲们都兴奋地叫起来了：

“有种的，就扔掉那条‘生锈铁’去试试看吧，金牙七！”

“别在这里耀武扬威啦！回去吓唬吓唬你的老婆孩子吧！”

阿刚盯着金牙七手里那支“生锈铁”，恨不得一把夺了过来，“叭叭”几枪，撂倒那班狗强盗，把哥哥救回来。那金牙七瞥了周围的老乡一眼，只见人人怒目而视，象要把他们一口吞了似的，他害怕了，忙催促团丁：“快给我押走！快给我押走！”两个团丁就连推带拉地把阿刚的哥哥押走

了。

这次同阿刚的哥哥一起给国民党反动派抓走的，还有阿福大叔的儿子。阿福大叔原来是独角龙的长工，后来因为年老力衰，独角龙认为从他身上再也榨不出什么油水来，就一脚把他踢出了大门。今天，儿子被抓走了，他心里很沉痛。这时候，他走到阿刚的爸妈跟前，劝慰地说：“咳！老铁哥，肉在砧板上啊！有什么办法呢？”

“放心吧，阿福哥，他们那一伙是兔子的尾巴，长不了的！”阿刚爸爸满怀信心地回答着。

“咳，还是大嫂子说得对，人家手里有‘生锈铁’啊！”阿福大叔一面叹息着，一面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回家里去。

二 他手里也有“铁”

阿刚的哥哥给国民党反动派抓走了之后，一夜之间，阿刚的爸爸完全变了，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样。

这之前，阿刚的爸爸跟人家是有说有笑的。有时候，还给孩子们讲故事呢。那多半是在夏天的晚上，他摇着大葵扇，坐在大榕树下面讲的。什么“景阳冈武松打虎”啦，什么“林冲雪夜上梁山”啦，等等。讲得有声有色，活灵活现，孩子们简直听到入了迷啦，个个都瞪大眼睛盯住他，生怕他飞走似的。特别是阿刚，听得更留心，从来不漏走一句。古代传奇式人物的英雄形象，慢慢地在他的心里扎了根。有时候，他会提出一连串的问题，比如：为什么好人总是给坏人欺负呀？到底好人多还是坏人多呀？武松现在还活着不活着呀？为什么现在没有武松呀？等等。有些问题简直把他爸爸问成哑巴了，叫他没法解答，也解答不了。最后只好用这样的话来做挡箭牌：

“哎呀，你这个小家伙，就是爱打破砂锅问到底！”

现在阿刚的爸爸一天到晚闷声不响，没头没脑地锤打着，一镙头也敲不出半句话来。劳动也繁重起来了，阿刚妈重新上阵，接替了哥哥的位置。阿刚也忙得不可开交，拉风

箱，搬锻件，挑水，煮饭……样样都得干。

但是，一夜之间，阿刚却变得聪明起来了。那个长期没有得到解答的问题，终于找到了答案。干吗坏人老是能够欺负好人呢？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有几条“生锈铁”。这答案是妈妈给他找到的，妈妈多聪明啊！要是好人手里也有“铁”，那些坏人敢欺负你？！这么想着，他巴不得马上把“铁”弄到手。说说是容易的，可哪儿弄去呢？好吧，没有铁的，木的也好，他决定动手了。于是找木头，画图样，刨呀，锯呀，削呀，忙个不停。这一切，爸爸都看在眼里，但是他没有做声。

阿刚的工作进行得还算顺利，前前后后摆弄了两三天，手枪居然造成功了。虽然不大美观，长短阔窄也不大合比例，但总算还象一支手枪，如果再用黑漆油一涂，那就无可挑剔的了。他心满意足地欣赏着，就象艺术家欣赏自己的杰作一样。那天晚上，当他拿着手枪、眯缝着一只眼睛，一心一意向着一个目标瞄准，正想“叭”的一声喊出来的时候，忽然有人从后面把他的手枪一把夺了过去。扭头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他爸爸。他“霍”地站了起来，扯着爸爸的手，叫嚷着：“还给我！还给我！”

“还给他吧，捉弄他干什么！”阿刚妈也从旁帮腔了。

可是爸爸并没有做声。阿刚有了妈妈的支持，更加振振有词了，他不停地跳着叫着：“还给我，还给我！”

爸爸仍然不吭气。但是等了一会，出乎意料地，爸爸突然用另一只手，从那沾满铁锈的破旧的大成蓝布上衣口袋里，掏出一件东西来，不动声色地说：“吵什么？给你这个。”

这一下子，阿刚完全给愣住了。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：爸爸手里拿着的不正是一支真手枪吗？是真手枪啊！不，应该说是一支几乎象真的一样的手枪。他正想一把拿了过来，可是刚一伸手，爸爸又把它收了回去。阿刚急了，扯着他不停地叫着：

“给我！给我！”

妈妈再也憋不住了，假装生气地说：“要就给给他吧，还捉弄他干什么！”

爸爸瞥了她一眼，把手枪重新拿了出来，一面叮嘱着：“给你！可不准拿到外面去！”

阿刚没有回答，他已经没有心思去回答了。他拿着手枪翻来复去地端详着。这不是木头做的，而是用铁做的。枪筒子是铁的，枪身也是铁的，而且涂上了漆油，那乌黑发亮的油漆，在那冒烟的摇曳不定的煤油灯下闪闪发光。

“哪来的，爸爸？”阿刚那双闪烁着快乐的神色的大眼睛，一刻也没有离开手枪，只是随口问了一句。其实用不着问，除了他爸爸那双比机器还要灵巧的手，还有谁能造得出来呢？所以他爸爸也用不着去回答，只是把手枪要了回去，把枪筒子末尾的弹簧一拉，装进一枚铁钉，然后朝着木门板，一扣扳机，“啪”的一声，那铁钉就笔直地钉到门板上去。

阿刚高兴得跳了起来，大声叫道：

“给我！给我！”

他一面叫着，一面跑到门后去，拔出铁钉，接入手枪，照着他爸爸的做法，一扣扳机，“啪”的一声，那铁钉又笔直地钉到门板上去了。

那一夜，阿刚怎么也睡不着。两支手枪，一边一支，摆在枕头旁边。由这两支手枪带来的一种兴奋的情绪，象吸饱了水的海绵填满了他的脑袋。他想，现在手里也有“铁”了，虽然跟金牙七那支“生锈铁”比起来，还差一点。但是只要先练好瞄准，有朝一日，弄到一支真的，金牙七他们就不敢象从前那样欺负人了。他记起了爸爸跟他讲过的那个“百步穿杨”的故事，兴奋得真的想爬起来了。可是一想，不行。这几天，煤油又涨价了，点不起啊！自从哥哥给抓走了之后，生活更加困难了。阿刚年纪不大，但是懂得不少。他知道压在他们头上的，除了要交给独角龙那一百块银圆地租和那六十块银圆壮丁费之外，还有这个捐、那个税，简直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了。那时候，正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最黑暗的岁月，苛捐杂税，多如牛毛。真是“自古未闻屎有税，如今只剩屁无捐。”阿刚的爸爸虽然没朝没晚地拚着老命去干，也填不饱一家三口的肚子，日子过不下去了。阿刚对这点虽说没有想得那么周全，但大体上也知道一个轮廓。幼小的心灵，早就埋藏下仇恨的种子。他知道日子过不下去的，还不止他们这一家，由此他想起他的小伙伴水生来。

于是，他决定把自己制造的那支木头手枪送给水生。

三 小 伙 伴

桂花镇是沿着一条小河涌构筑起来的，东西两头都有座石板桥。河对岸是一片宽阔的稻田。稻田的尽头，峰峦起伏的翠屏山，象一个巨人似地把它环抱起来，展示出一派雄伟的气势。这儿方圆几十里地，据说都是大地主独角龙的产业，谁都不能动它分毫。只有河里的水，还没有算到陈家的帐本里去，因此，每逢夏季，阿刚在河里游泳洗澡，还用不着交租，也不会受到干涉。

在阿刚家附近的一个埭头旁边，在那大榕树下面，经常停泊着一只小艇。艇上只有母子二人，靠捞些鱼虾蚬蚌为生。那母亲已经满脸皱纹，显得有点老态龙钟了；但那儿子的年纪还小，比阿刚小一岁，他的名字叫做水生。

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年代里，水上居民更加低人一等，国民党反动派不准他们上岸居住，也不准他们同陆上人通婚，把他们污蔑为“水流柴”、“蜑家佬”，连小孩子上岸游玩，也受到歧视和欺负。但是水生跟阿刚却交上了朋友，而且特别要好。他们俩干吗那么要好呢？俗语说：“富找富邻，穷帮穷亲。”他们都是一条藤上的两个苦瓜，自然就谈得来了。

水生的家和阿刚的家一样，都有一本血泪帐。当水生开始懂事的那一年，有一天，爸爸在大河临出海口的深水处，捞到一只大蚌，把蚌壳撬开一看，里面有一颗又大又圆的珍珠，几乎有龙眼核那么大。那颗珍珠光溜圆滑，晶莹皎洁，在太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。这可是意想不到的收获啊！老俩口乐得几乎合不拢嘴来。水生并不知道那珍珠的宝贵，只觉得它新鲜好玩。他从来没有看见过河蚌里会长出这样好看的东西，就伸出手去要，高兴地叫着：

“给我玩，给我玩！”

可是妈妈马上拨开了他的手，瞪了他一眼，非常严厉地说：“别动！这不是给你玩的，这是很值钱的东西。我们苦了一辈子，今天老天爷开眼啦！要是卖得个好价钱，往后的日子就会好过些啦。”

水生不知道那颗珠子干吗那么值钱，也弄不明白妈妈说的老天爷的眼睛是怎么样的，长在哪里，干吗一睁开就能找到一颗珠子？于是就问：

“妈妈，老天爷一开眼就能找到珠子，干吗它不早点睁开呢？”

妈妈瞪了他一眼，说：“小孩子，别多嘴，得罪了老天爷不是好玩的。这颗珠子的事也千万别告诉人家，知道吗？”

尽管水生没有告诉别人，可是不知怎的，消息还是传了出去。一天，当水生爸打完鱼回来，金牙七早已在埭头上面等候了。水生爸以为他又来收埭头租，正在暗暗叫苦。因为这埭头据说也是属于独角龙的。水生他们那条小艇在这儿停泊，每年就得向他缴纳五十块钱白银的租金。可是出乎意

料之外，金牙七这会儿却堆起满脸笑容，亲热地拍着肩膀，活象一个老朋友的样子。水生爸愣了好一会，以为他认错了人，后来费了很大的劲才弄清楚，原来独角龙知道他捞了一颗珍珠，很想见识见识一下，并且声明看一看就还给他。水生爸到底是个老实人，不会说假话，结果在金牙七的连骗带吓之下，小心翼翼地把珠子揣在怀里，跟着金牙七见独角龙去了。

当水生爸踏进独角龙那富丽堂皇的大客厅时，厅里已经坐满了很多人，他不知道独角龙搞的什么花样，便睁大眼睛看了看周围，只见独角龙皮笑肉不笑地向他打招呼，指着座位要他坐下。独角龙对水生爸说，他家也有一颗珍珠，很想跟水生爸的比较一下。他的话一完，一个丫环就端着一个金漆盘子走到水生爸面前。水生爸一看，盘子上面果然放着一颗跟他自己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大珍珠。接着，另一个丫环也端过一个盘子来，请水生爸把珠子放上去。没办法，水生爸只能这样做了。于是，两个一模一样的金漆盘子，两颗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珍珠，就在众人面前传来传去。经过众人一番欣赏、比较之后，独角龙真的把珠子还给水生爸，并且由金牙七十分客气地把他送出门外去。

一走出独角龙的庄园，水生爸象卸下了千斤重担似的深深地吁了一口气。人还在，珠子还在，最初的一切忧虑，这会儿似乎都感到是多余的了。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，但是实际上却还没有结束。大约过了那么一两年，有一天，水生爸因为劳累过度，突然病倒了。妈妈到处求医求药，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眼看着爸爸的病越来越严重了，最后只